



忆2010年7月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2010年,季节不甚安分,春天姗姗来迟于前,夏天裹足不前于后。但跨进7月门槛,天气骤然发威,骄阳与暴雨,轮番主宰大地。大前天,倾盆大雨光顾省城,但它只在城东一带撒野,我家所在的潜山路,雨过地皮湿而已。待夜幕降临,看本地新闻,方知三孝口以东发生水漫汽车的窘事。以往每到7月,“七月流火”就在媒体上轮番起飞,尽管此七月非彼七月,“流火”与高温,更是风马牛不相及,然而反复的误读与曲解,还是让我等草民对七月的天空充满畏惧。这时候,你只有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,把自己交给空调。

在有空调的房子里,我以读书或者读画来消夏。在一本杂志上,我与《桥的翅膀》不期而遇,这是某名家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稿,其中一大段是论述巴尔蒂斯与库尔贝在风格与审美取向的转承关系,文字洗练,脉络清晰,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代表人物的眼界与智慧。因为我恰巧一直也喜欢库尔贝,所以读起来津津有味。

午休之后,是孙子、外孙跟我学《诗经》的时候。今天讲《采葛》。因为篇幅较短,又是重章叠唱,两个小家伙跟我念了三遍便能背诵。接下来是讲解与提问,两个孩子,一个迫不及待地问我:葛长得什么样?一个单刀直入:萧是什么?至于艾,他们是见过的,端午节才过不久,他们对艾的印象,还没淡忘。我说:葛就是葛藤,萧就是蒿子。他们愈加茫然,定要我画出来,我反复地画,不理想,忽然想起家中有日本人写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,急忙找出来。书中有葛有萧,可惜是黑白线条画,见过实物的,看图或许能联想起来,没见过的,不好说,好在他俩有了初步印象,就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。我于是做了个承诺:以后登大蜀山,倘若遇到,会指给你们看的。

下午五时,须到菜场买菜,我跟空调说了声拜拜,就直奔菜场。这个时刻,是潜山路最尴尬时段,大小车辆一如陷入泥潭,喘着粗气,任由阳光蹂躏,

我骑自行车穿插其间,那些踟(chú)天踏(tā)地的车辆,便把怨气排放出来。刺鼻的尾气,让我感到窒息,骄阳钻进我的皮肤,妄图拧干我身体里的水分,进退维谷之际,我只好了抄小巷,逶迤而去。

从菜场回来,如同从河里捞出来一般狼狈不堪,外孙说:阿公啊,赶快冲凉!于是,一头扎进卫生间。刚拧开水笼头,窗外传来雷声,沉闷而忧郁,接着风雨交加。这是天人感应吗?我冲凉,上天也给大地冲冲凉?我匆忙穿衣,跟家人一起推开门窗,好让天地之大气,置换斗室之小气。我在心里默默祷告,老天爷,今晚让我们睡个安稳觉吧!

暑气被稀释。一家人列坐在电视机前,欣赏世博会伦敦馆的低碳住宅,心下盘算,今晚咱也低碳一把。于是想到“心静自然凉”的古训,咱干嘛要怨天尤人呢?咱安贫乐道,上苍自然会顾念的。这样的想法幼稚可笑,但总比心烦意乱容易入睡,于是关了电视,各自就寝。

刚入梦乡,就听到外孙卧室有翻动的声音,拿了把蒲扇过去,为他招凉,可是事与愿违,愈扇愈热,直到小家伙从席子上爬了起来,二话没说就去冲凉。这时全家都醒了,人大汗淋漓。我知道,谁也逃脱不了这一轮燥(yù)热的包围,北纬31度正被夏天管治着,宇宙有宇宙的规则,它才不介意什么环球同此凉热。

游戏

安徽桐城 盛望

玩具是儿童最好的伙伴,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,但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做各种玩具。

屋后场子上有一口窑,是烧制小瓦、青砖的。男孩嘛,喜欢用黄泥巴捏成手枪、大刀,还有猫、老鼠什么的。我有一个舅父是窑厂的大师傅,他平日最为疼我,我就像他的跟屁虫。伙伴们知道我与舅父关系特亲密,就怂恿我出面,央求他帮着把这些泥巴捏好的半成品装到窑洞里烧。舅父拗不过我的软磨硬泡,每每都会答应我。成品一烧出来,还带着窑火未散的余温,我们就揣上“手枪”佩上“大刀”集体去“打仗”。一番厮杀结束后,刀枪损毁近半,那些“猫”呀“老鼠”呀就作为战利品分发给获胜的一方。

“搭锅锅”是就地取材却极富创意的游戏。蚌壳为锅、瓦片当碗、野花作菜、枯草算柴……女孩子掌勺,男孩子生火。那时一般人家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几次荤,可我们的“桌上”摆满了美味佳肴:有“鱼”、有“肉”、有“鸡”……开饭时,你一筷子,我一瓢,煞有介事的大饱口福。有一次,我不小心摔到沟坎下的大树桩上,嘴角缝了好几针。爷爷气得直跺脚,骂奶奶连个孩子也看不好,奶奶又是委屈又是心疼,抱着我不停流泪。

在看了一场战争题材的影片,或是学了一篇写革命小英雄的课文后,喜欢模仿的我们,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,做得最多的就是“抓特务”。都嫌扮特务这个形象不好,那么到底由谁来扮演呢,就利用抽头或是抓阉来解决。哪个输了,即便心里一百个不乐意,但也无条件服从。虽然大家抢着当“司令”,可这个角色不是谁想当就能当,块头大、点子多、威信高的“孩子王”,不是被推举加冕,就是自个儿称孤道寡。“特务”要变着法儿躲

起来,门旮旯里、山芋窖中,柴草堆上,藏得越隐蔽越好。布置好每个人的任务,估摸约定的时间到了,“司令”看看用圆珠笔或水笔画在手腕上的“手表”,拔出别在腰间泥捏的或用木板做的“手枪”,向空中一挥,大喊一声:“出发!”随着口令,手下众人开始四散搜捕。再狡猾的狐狸也敌不过老猎手,尽管有时很费周折,闹得村子里鸡飞狗跳,但“特务”最终还是会被束手就擒。

还有很多有趣的游戏:上树掏鸟蛋,这是男孩的专利。鸟窝搭在树杈高处,上树胆子要大。我们像猴子一样敏捷,合抱几丈高的树,噌噌噌,三两分钟就爬上去了。我们把掏下的鸟蛋带回家炖着吃,谎称是从田里捡到的。不过身上抹不去的划痕却让谎言露馅了,父母少不了要骂我们搅得上天,更为懊恼的是偶尔还把我们辛辛苦苦掏回的鸟蛋愤愤地扔出门外。

从土墙缝里套蜜蜂,弄不好会被蜂子蜇的。看蜜蜂钻进洞了,一只手拿截绵软的茅草,一只手拿个透明的小玻璃瓶,用茅草探进洞轻轻掏,像掏耳朵一样,重了会扎伤蜜蜂。等蜜蜂爬到洞口,手疾眼快把瓶罩上去,蜜蜂就插翅难飞了。

滚铁环用的铁环大都是家里水桶、澡盆用后丢下的废铁箍,取一段铁丝弄成U字形,安在竹竿的一端,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上放学的路上、课间的操场上,我们都要见缝插针地赛一赛。铁环滚得好的,时不时要在大伙儿面前亮一手绝活。

童年时代,物质条件很差,生活非常艰苦,但有自制简陋玩具陪着,童年依然是一首快乐活泼、妙趣横生的歌。

百味·人生

不忘走麦城

安徽合肥 周彪

走麦城是关羽一生最大的败笔,失了荆州又丢了性命。后人常常以此为鉴,提醒各级领导干部,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自大,在胜利面前不可固步自封,在声誉日隆之际不要迷失了自我。

关羽在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仅与他而有关的故事都不下于十几个。比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有桃园结义、过五关斩六将、刮骨疗毒、单刀赴会、百军中取上将首级、温酒斩华雄、千里走单骑、义释曹操、水淹七军、威震华夏、走麦城等等,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在众多有关关羽的成语故事中,对后人最具有警醒作用的莫过于“走麦城”。因为,这是关羽一生盛极而衰的标志性事件,不仅震撼了当时的“三国”,同样也震撼着后人。

人们对于关羽走麦城的教训总结很多条,有战略上与东吴交恶,有军队管理出现漏洞,有用人不当,有轻视对手,还有没有及时得到外援等问题,但不能不说,在以上诸多问题中,关羽自己居功自傲,傲视一切才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。因为功劳大,能力强,地位高,声誉日隆,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,面对孙权主动联姻,尽然说出“虎女焉能嫁给犬子?”对陆逊的主动示弱,不知是计谋,反认为别人都害怕他;对于魏国守城几位将军,被看成是手下败将,就连刘备准备立太子他也指指点点,应该说,此时的关羽已经膨胀到顶点了,正应了俗语说的“欲使之灭之,必先使其疯狂。”一位西方哲人说:“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,恰恰是我们自己。”人一膨胀就容易忘乎所以,就会把权力当智慧,把平台当本事,把地位当知识,无所不能,指手划脚,飘飘然忘乎所以,走向失败就在所难免。

一个王朝,一个团体乃至一个人,要想避免走麦城的悲剧重演,最好的办法是不忘走麦城。在这方面古人早就有共识,《吕氏春秋·直谏》载:齐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和宁戚在一起喝酒,饮到尽兴的时候,桓公对鲍叔牙说:“为什么不起身敬酒祝寿呢?”鲍叔牙捧着酒杯上前敬酒:“希望您不要忘了逃亡在莒的时候,希望管仲不要忘了被囚缚在鲁国的时候,希望宁戚不要忘了在车子底下喂牛的时候。”桓公离席对鲍叔牙恭敬地拜了两拜说:“我和你们都能够不忘鲍叔牙讲的话,那么,齐国的社稷就有幸不危险了。”齐桓公在莒,管仲缚鲁,宁戚车底下喂牛,是这三人人人生中最潦倒受困的时候,鲍叔牙在此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,有了这些真诚的提醒,有了安不忘危的意识,正是避免再度潦倒受困的有效保证。

我们曾经走过艰难,不忘麦城,方能不再重蹈麦城。

百味·童趣

百味·杂谈

